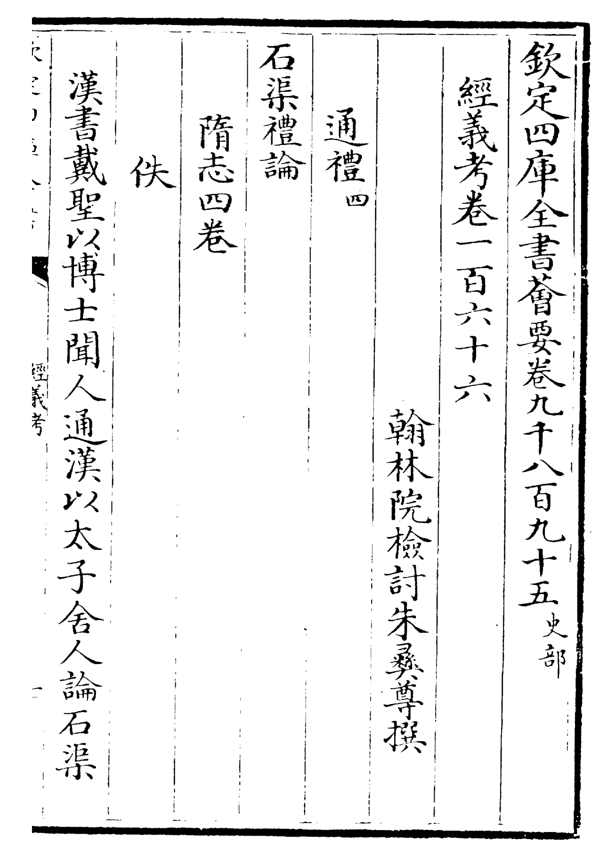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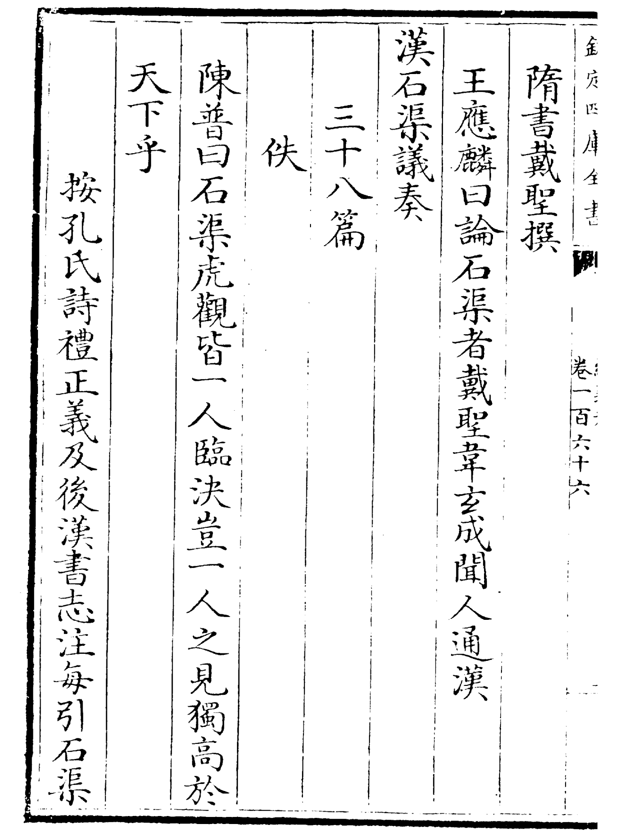
通禮四

石渠禮論

隋志四卷

佚

漢書戴聖以博士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隋書戴聖撰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

漢石渠議奏

三十八篇

佚

陳普曰石渠虎觀皆一人臨決豈一人之見獨高於天下乎

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

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今載於後一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一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黄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

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
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
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
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
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
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一曰宗子孤為殤言
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
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

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殁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别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歳猶稱孤不斷可乎通漢對曰

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一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

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繐縗

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

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

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

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

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

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人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一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

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禄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禄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禄者通貴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禄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一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沒者為大夫命婦者惟子不

報何戴聖云惟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
以大夫之子為文惟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
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一曰
問父卒母嫁為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為
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為父殁則母無出義
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
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
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絶也故聖人不為制服

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一曰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之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曰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為子無絶母應三年一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絶其禄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為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一曰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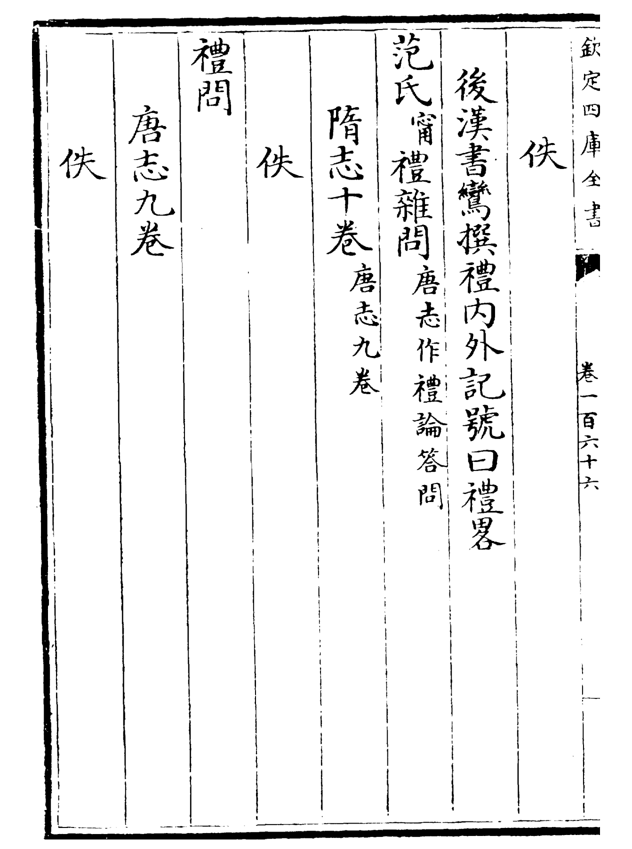
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絶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絶子不絶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一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

已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一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

者除不答曰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一曰為乳母緦以名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以上諸條當日羣臣議奏帝臨親決漢制具存

景氏鸞禮略

隋志二卷不著姓名



佚

後漢書鸞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畧

范氏甯禮雜問唐志作禮論答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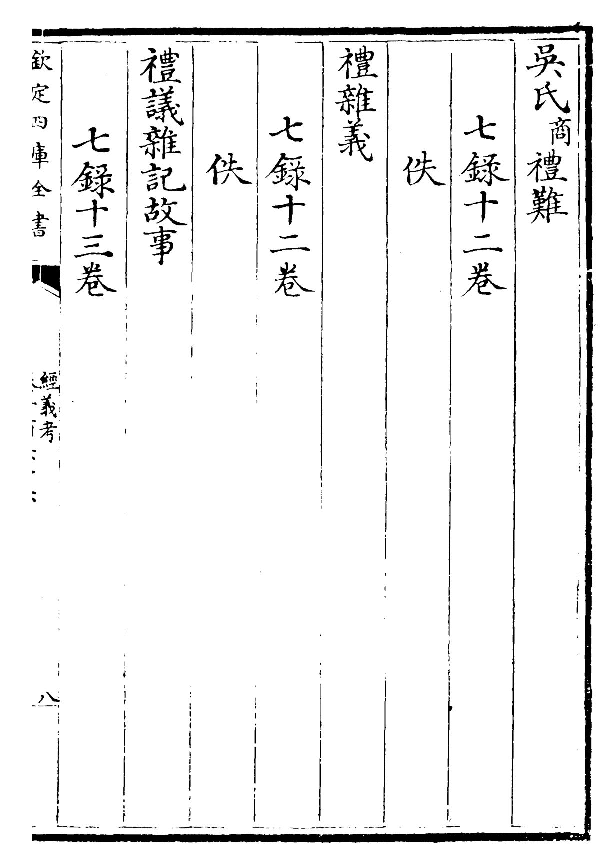
隋志十卷唐志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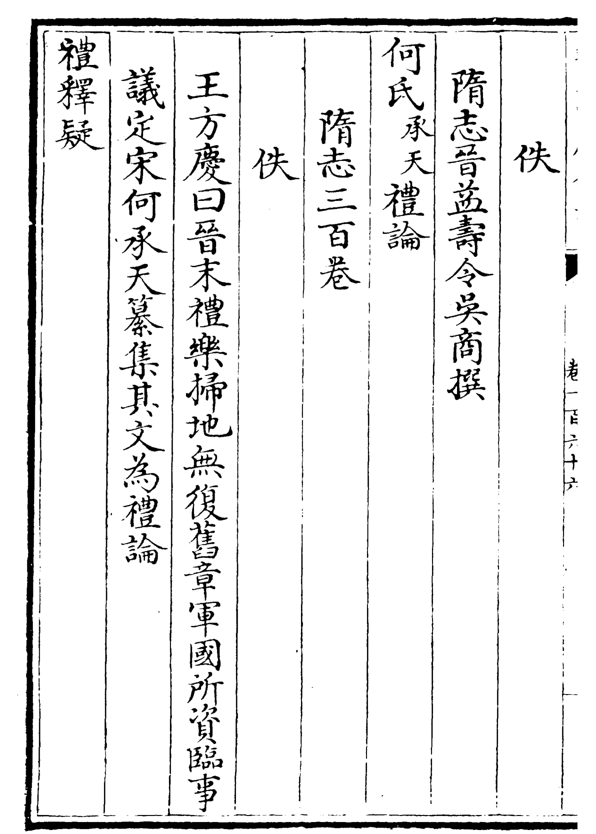
佚

禮問

唐志九卷

佚


吳氏商禮難
七錄十二卷
佚
禮雜義
七錄十二卷
佚
禮議雜記故事
七錄十三卷



佚

隋志晉益壽令吳商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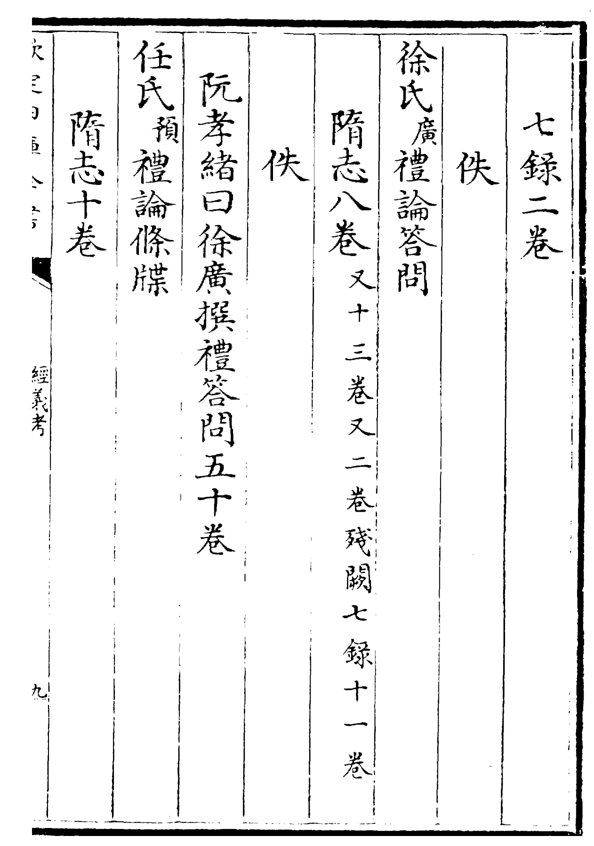
何氏承天禮論

隋志三百卷

佚

王方慶曰晉末禮樂掃地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宋何承天纂集其文為禮論

禮釋疑



七録二卷

佚

徐氏廣禮論答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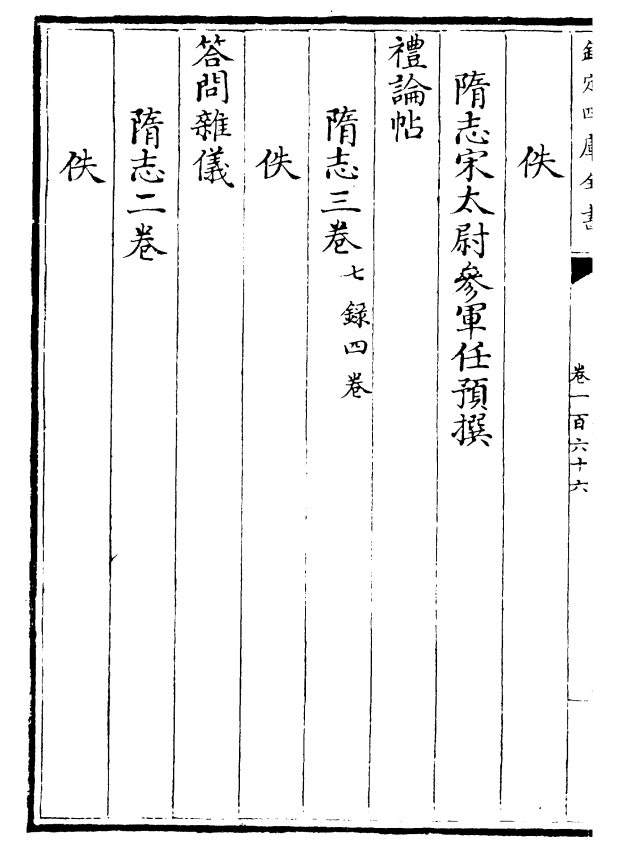
隋志八卷又十三卷又二卷殘闕七録十一卷

佚

阮孝緒曰徐廣撰禮答問五十卷

任氏預禮論條牒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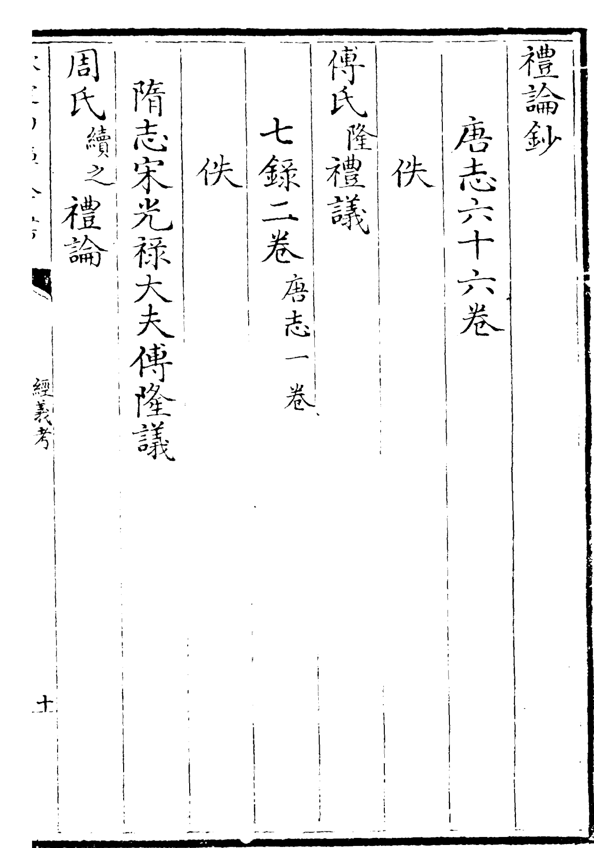
隋志三卷 七録四卷

佚

答問雜儀

隋志二卷

佚



禮論鈔

唐志六十六卷

佚

傅氏隆禮議

七錄二卷唐志一卷

佚

隋志宋光祿大夫傅隆議

周氏續之禮論

佚

宋書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通五經并緯候閑居讀老易入廬山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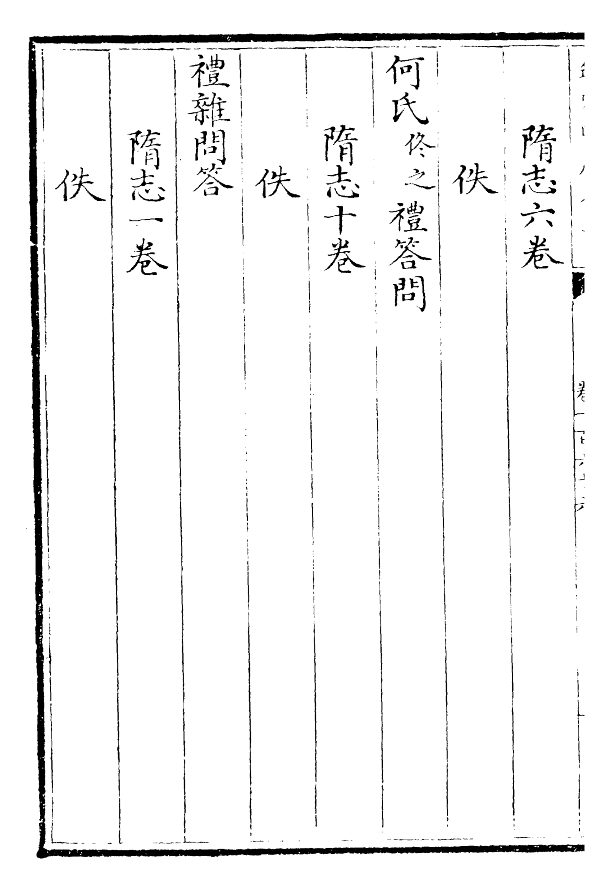
東郭外柖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奥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庚氏蔚之禮論鈔

隋志二十卷

佚

禮答問



隋志六卷

佚

何氏佟之禮答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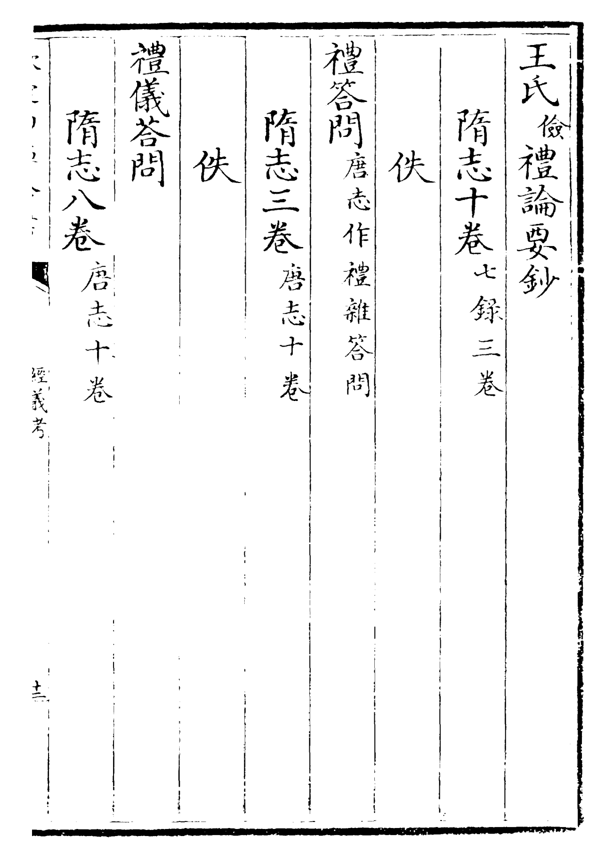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答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儉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七録三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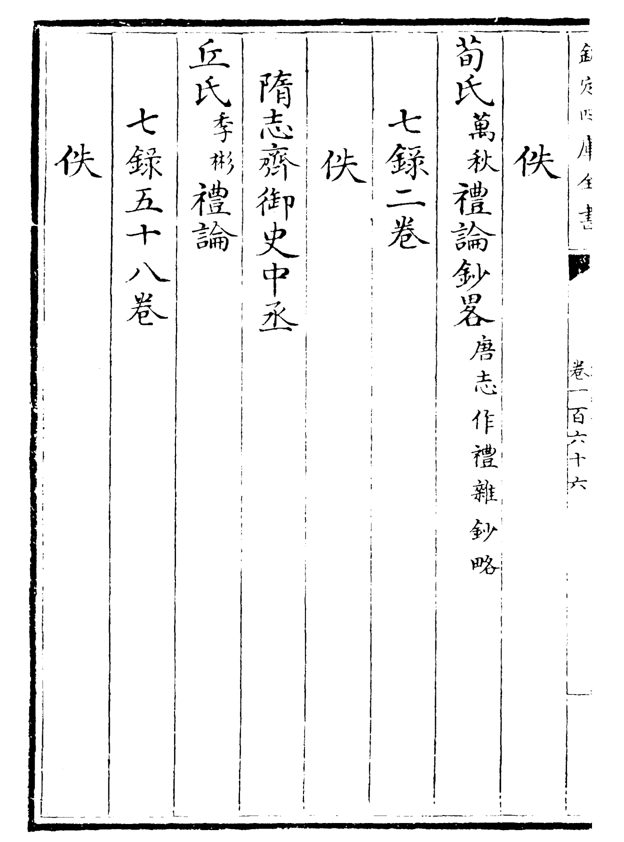
禮答問唐志作禮雜答問

隋志三卷唐志十卷

佚

禮儀答問

隋志八卷唐志十卷



佚

荀氏萬秋禮論鈔畧唐志作禮雜鈔略

七錄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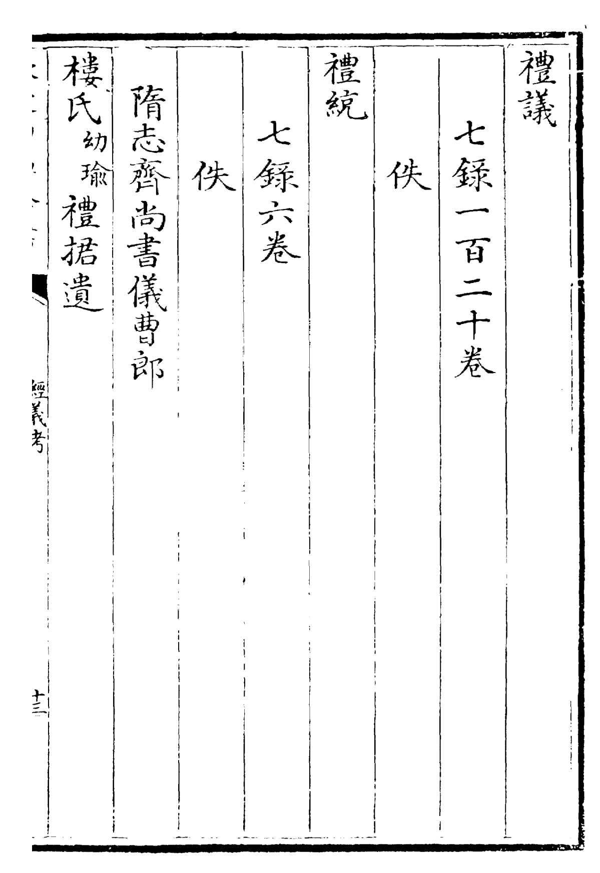
佚

隋志齊御史中丞

丘氏季彬禮論

七錄五十八卷

佚


禮議

七録一百二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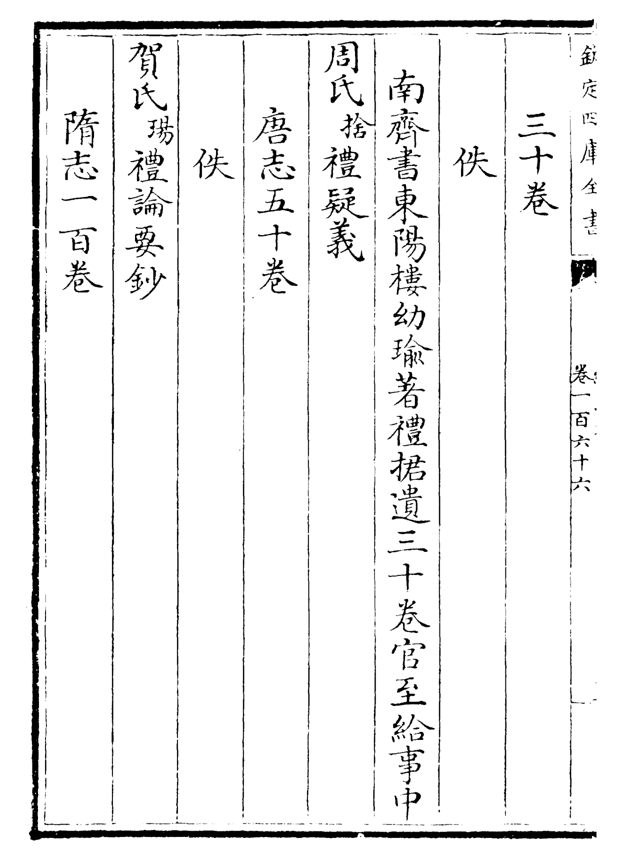
禮統

七録六卷

佚

隋志齊尚書儀曹郎

樓氏幼瑜禮捃遺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東陽樓幼瑜著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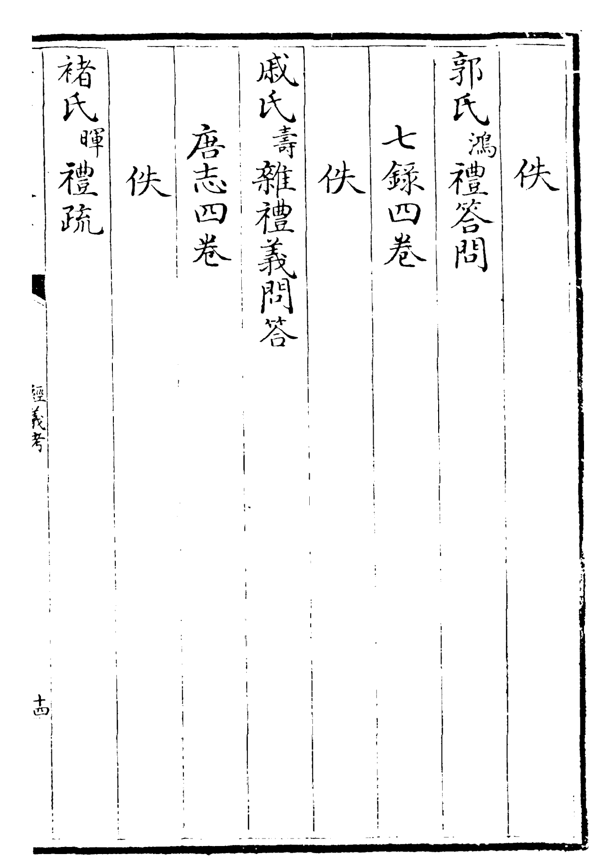
周氏拾禮疑義

唐志五十卷

佚

賀氏瑒禮論要鈔

隋志一百卷



佚

郭氏鴻禮答問

七録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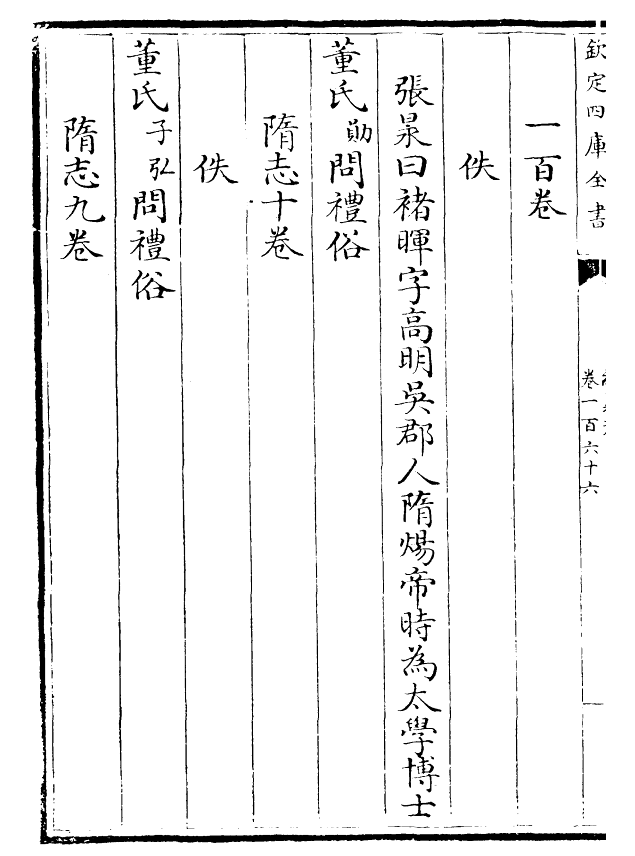
佚

戚氏壽雜禮義問答

唐志四卷

佚

褚氏暉禮疏



一百卷

佚

張杲曰褚暉字高明吳郡人隋煬帝時為太學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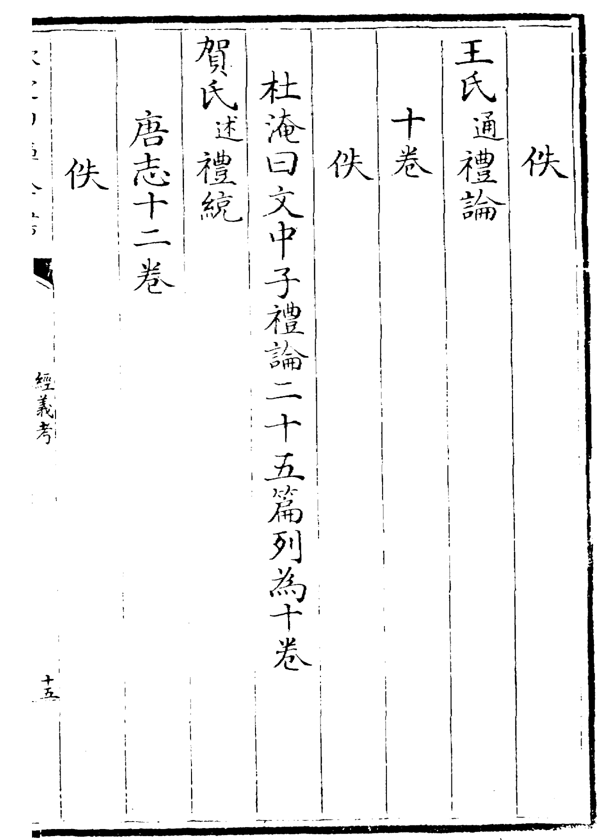
董氏勛問禮俗

隋志十卷

佚

董氏子弘問禮俗

隋志九卷



佚

王氏通禮論

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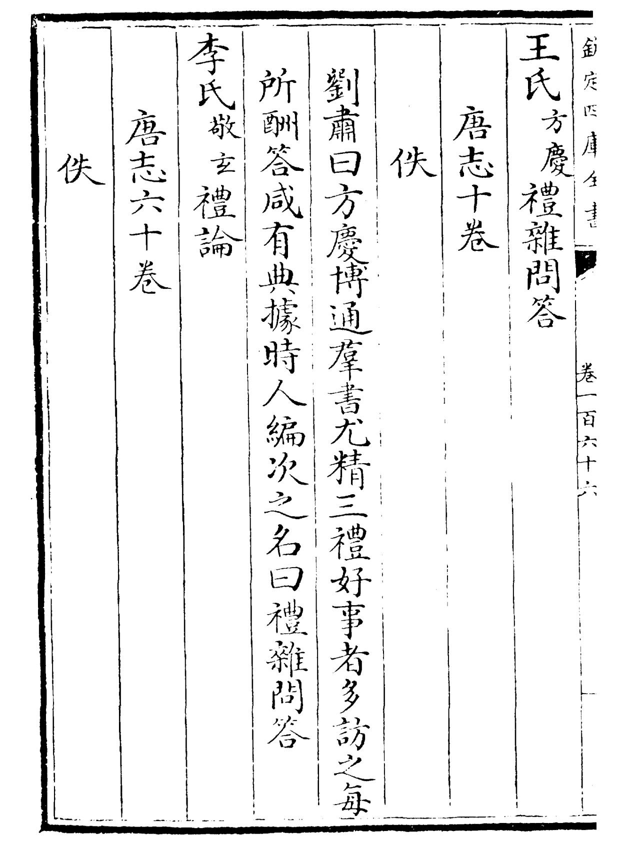
佚

杜淹曰文中子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

賀氏述禮統

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方慶禮雜問答

唐志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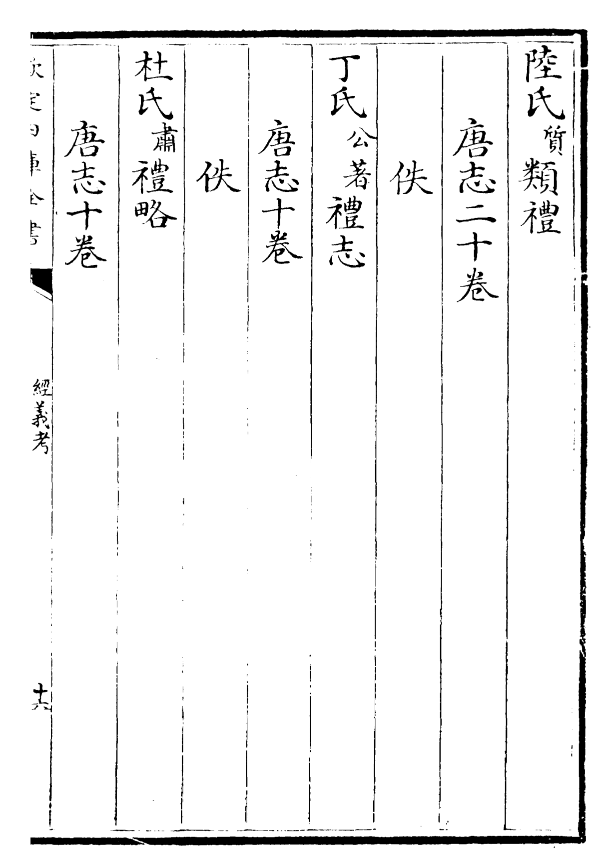
佚

劉肅曰方慶博通羣書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答

李氏敬玄禮論

唐志六十卷

佚


陸氏質類禮

唐志二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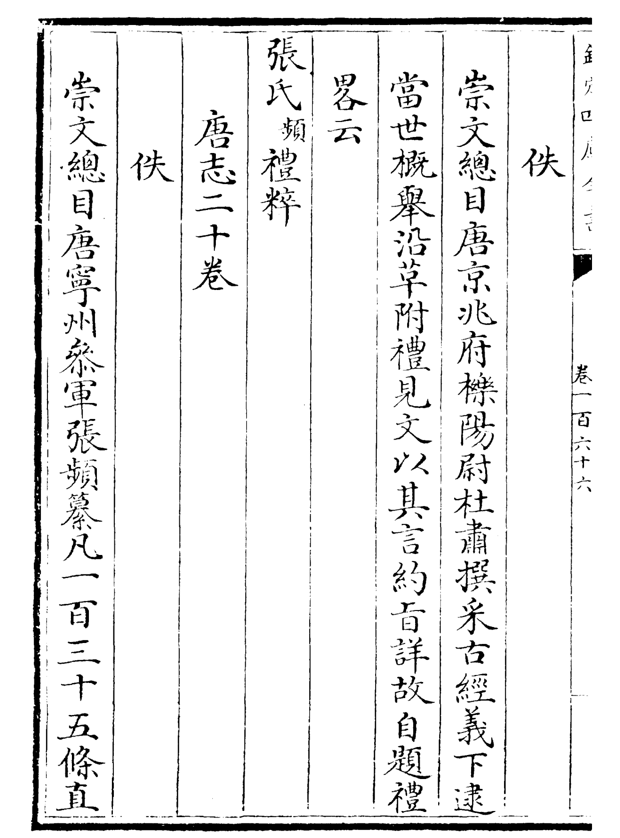
丁氏公著禮志

唐志十卷

佚

杜氏肅禮略

唐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采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禮畧云

張氏頻禮粹

唐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

抄崔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鄭樵曰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三禮義宗則禮粹為不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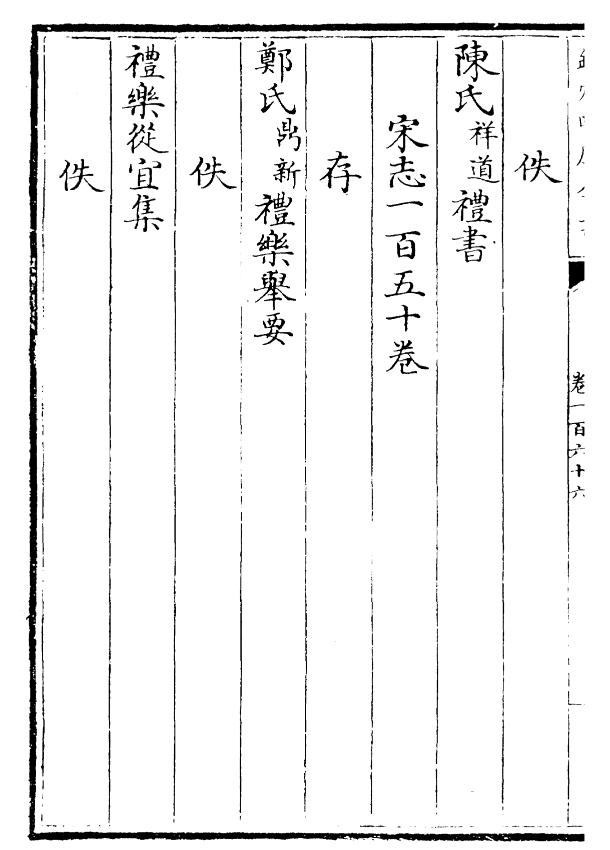
李氏公緒禮質疑

五卷

佚

何氏洵直禮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氏祥道禮書

宋志一百五十卷

存

鄭氏咢新禮樂舉要

佚

禮樂從宜集

佚

閩書鄭鼎新字中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鼎新少受業黄幹之門而與楊復遊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樂舉要又撰禮樂從宜集

陳氏普禮編

佚

普自序曰自五霸以来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於人倫盡廢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

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

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強藩孽豎恣睢憑陵

之極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

皆蚩尤以来所未有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

有有扈有窮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

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年荒艸若夫七雄劉項之

兵赤眉黄巾黄巢武氏禄山五胡女真之毒則以億

兆為艸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為狐兎之墟蓋民

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與有亂則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而衣冠搢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經諸儒傳記脈尋彚別畝澮川疏志欲開来世之太平決千載之積否天不憖遺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貫繼志喪祭二篇天叙天

秩經曲畧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為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歿可為天地人倫之嘆夫秉彞之文歷刼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斷石湘山薛文不倦購訪而周公遺典尚存有緒又頼先覺開端發明忍復委之榛莽不問普深山狂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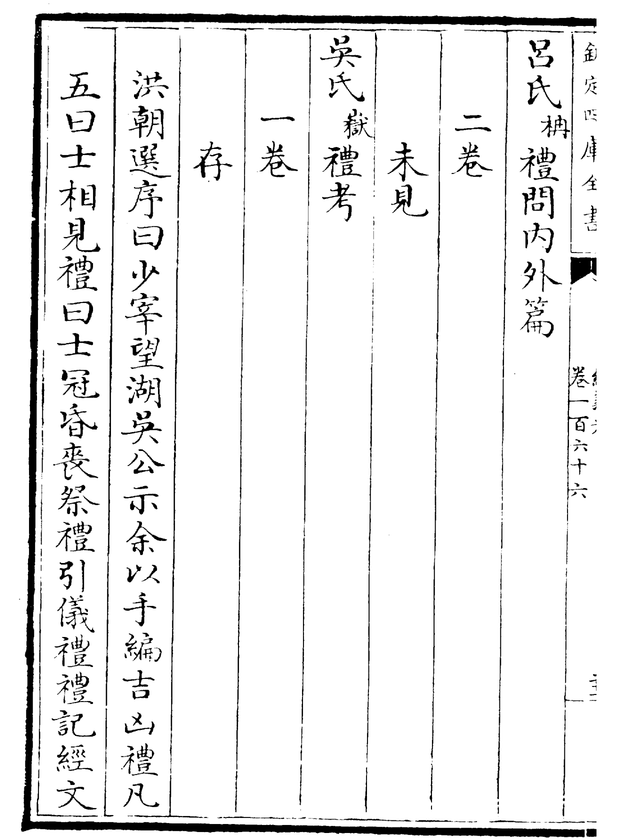
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踪賤武合
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
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於朋友備
書冊闕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黄楊之書修補以示方
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黄楊之
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為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
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
二禮及圖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為比類仍合三

君子凡所經歷採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咈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痿痞定為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為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為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

凡有名數備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刑等事各加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為一書以待賓興豈不愈於掇浮詞吟空詩作燕語敝其賦予之厚於有損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為無所辭避致思以起之不倦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不虛生世間矣

許氏（判）禮圖

未見



呂氏柟禮問內外篇

二卷

未見

吳氏嶽禮考

一卷

存

洪朝選序曰少宰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五曰士相見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

於前附己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蓋禮之文多至於三千三百公特取其切於士庶人家日用之近者以為維世導俗之助耳余謂禮者緣人情而為之者也宜人之情所由在禮則所好在禮顧今之人情不喜禮又姍笑行古禮者何歟此無他古禮淡俗禮華古禮繁俗禮簡以其厭淡喜華之心而便於苟簡自恣之習又焉得不以古禮為桎梏以行古禮之人為怪異也雖然使人反求於其心之所不安者即

而思之吾知必將以其不喜古禮者而不喜俗禮以其姍笑行古禮之人者而姍笑俗人也天下之事患無有倡而興之者耳有人焉排流俗以倡明古道而無人和者余不信也今少宰公既首倡之矣諸君子有不同然和之者乎爰命刻於藩司用觀古禮之行自齊魯始

唐氏伯元禮編

二十八卷

存

伯元自序曰禮者何儀禮與大小戴記也編者何上編中編下編也禮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古稱五典五典者禮之所自出也故上編冠昬喪祭俗謂四禮四禮者人道之終始也故中編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尊德性傳不云乎待其人而後行夫禮論者學禮之方而行禮之人也故下編編一也多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稱謂

餽遺卜筮莫不有動作威儀之則所以身範物先而綱維五典也故以繫之上是謂上編十卷鄉飲酒鄉射投壺覲禮燕禮聘禮猶乎四禮之非時莫行也非力莫舉也故以繫之中是謂中編十卷禮得則樂生故次樂論禮樂偹而天下治故次治論治本學學本道也故次學論次道論其煩簡一因乎舊文要之學禮焉耳矣故以繫之下是謂下編八卷夫三編者三才之義也二十八卷者列宿之義也其意則出於偶合

而非有意於其間也然此三禮也不有周禮乎何遺之也曰周禮周官也非為禮也且全而無容編焉其采及家語荀子諸書何也大小戴舊所采有醇有疵有詳有畧而吾折衷之者也其儀禮或采或否何也所備者士禮所不備者諸侯大夫之禮也備小戴而漏大戴何也子曰吾從周小戴時王之制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備也夫儒者於三禮代有訂正其最著者莫如紫陽夫子與近代湛元明氏今所傳儀

禮二禮分經分傳亦旣詳乎其言矣而子畀之何也小戴零星錯落大戴掛一漏百倘非比類而分則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故可以經則經可以傳則傳是編與二書同也分節而比其類就類而分其次重復者有刪殘斷者無遺錯亂者就緒則是編也竊取焉而不敢辭其僭妄之罪也編始於壬辰訖於丙申凡五載半屬司封司銓之暇時或破冗為之急在成編而不暇盡詳其歸趣若曰倘其體裁便於覽觀不至

開卷而茫然使初學之士可讀好古之君子可考也

雖有未盡之編猶可以俟後賢於異時庶幾禮教藉

以不墜則是編之大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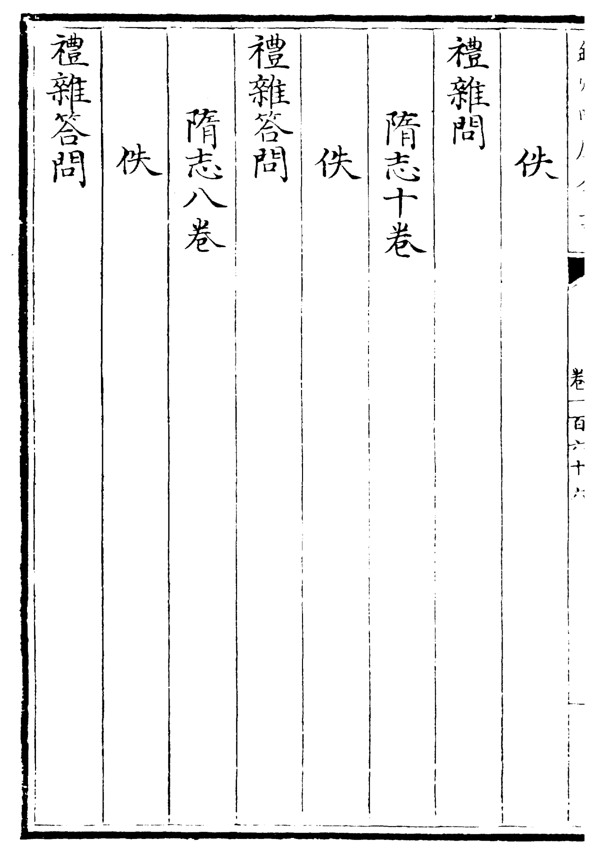
亡名氏禮論鈔

隋志六十九卷

佚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

隋志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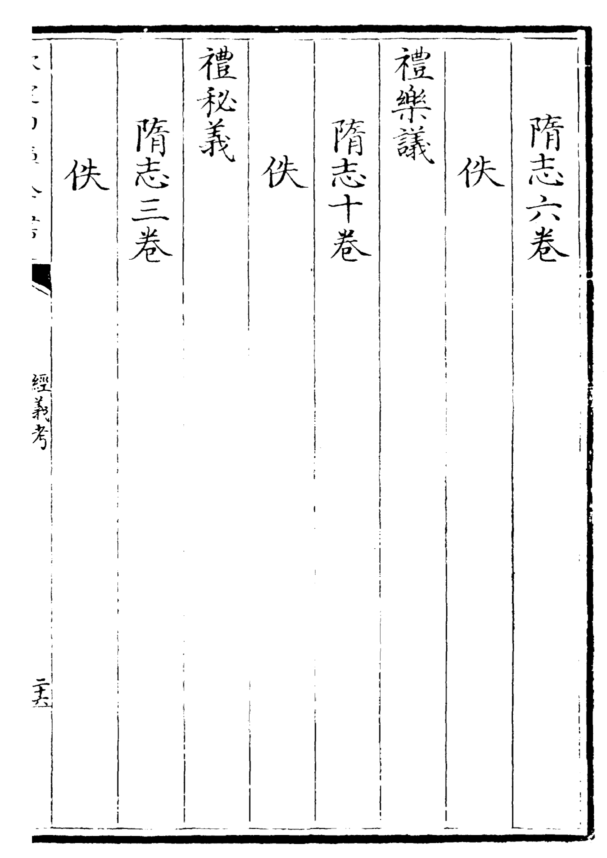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八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六卷

佚

禮樂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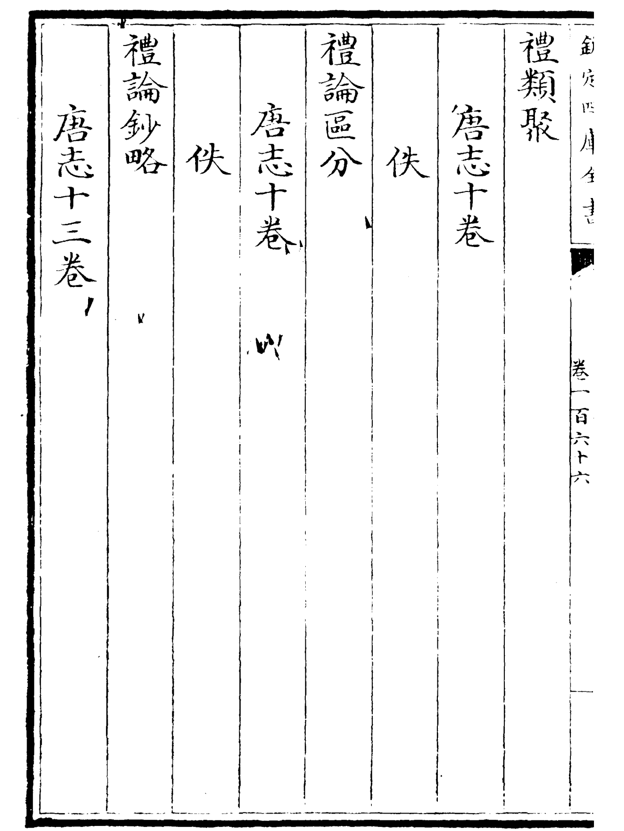
隋志十卷

佚

禮秘義

隋志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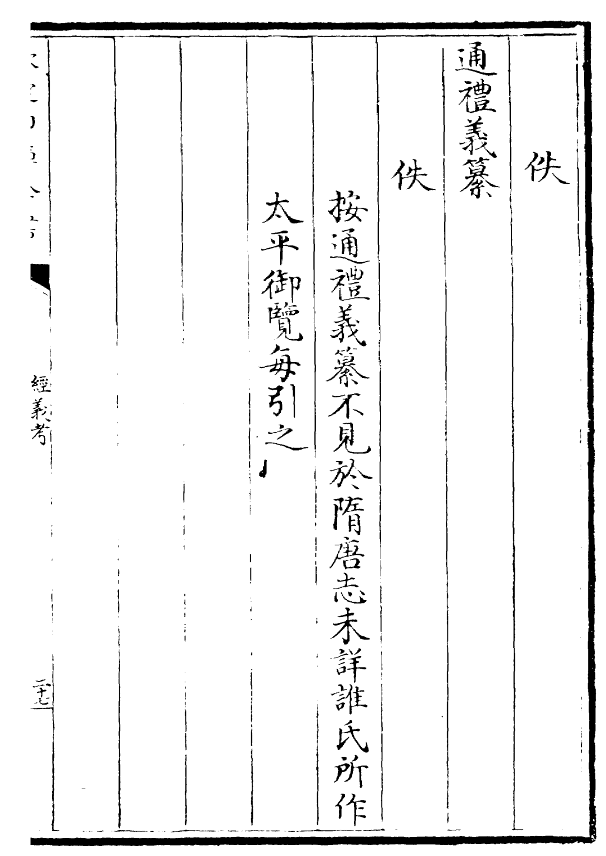
佚



禮類聚
唐志十卷
佚

禮論區分
唐志十卷
佚

禮論鈔略
唐志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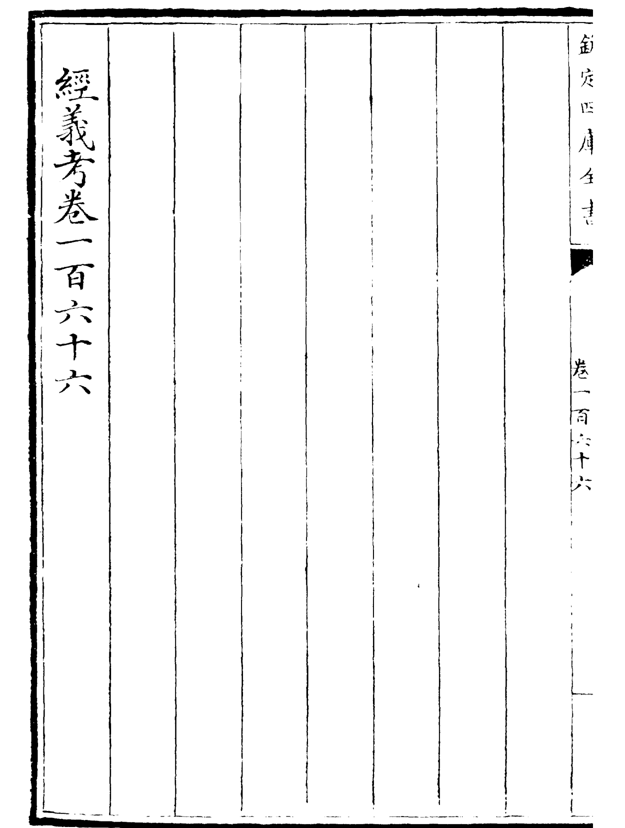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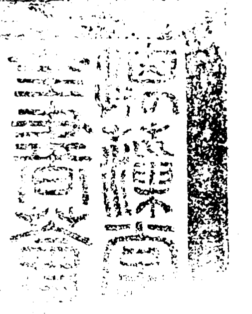
通禮義纂

佚

按通禮義纂不見於隋唐志未詳誰氏所作

太平御覽每引之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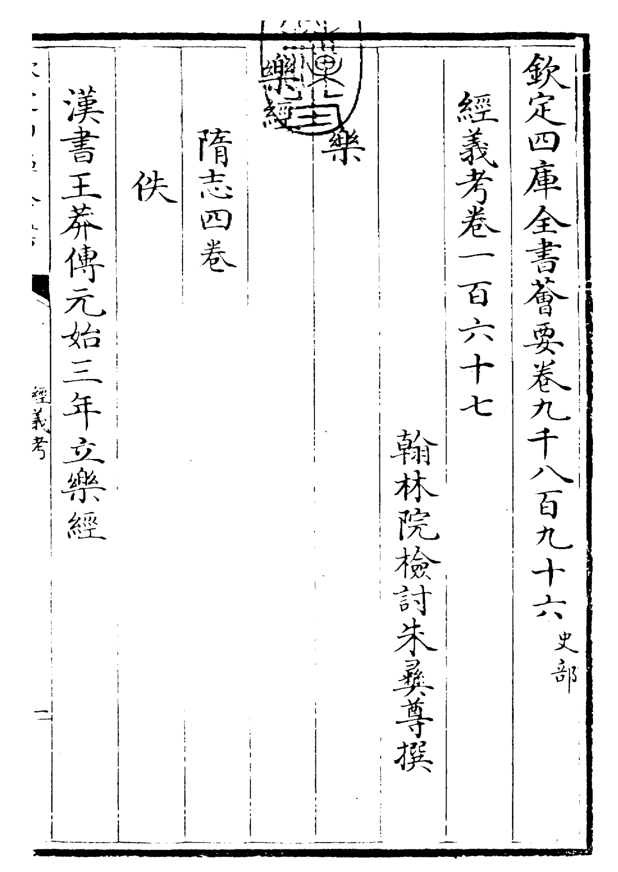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七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樂

隋志四卷

佚

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

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

沈約曰秦代滅樂樂經殘亡

劉勰曰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瞽師務調其器君子宜正其文

王貽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

胡寅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章如愚曰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為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實

公者惟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為樂漢樂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王應麟曰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

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矣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頀至魯而猶見必頀樂之詩未泯也觀乎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為樂而必教以六詩瞽矇掌鼗鼓柷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此則詩之所以為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

章則掌歙豳詩豳頌此歙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
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
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
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
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
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
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吕歌應鐘歌南吕歌亟鐘
歌小吕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為

樂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為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為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

吳澂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黄佐曰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即雲和孤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樂成均之法也孰謂五經

具在而樂獨無傳耶矧夫歌奏相命聲變成方雖謂之樂記之經可也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絶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

徐師曾曰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

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

沈懋孝曰昔者仲尼正樂其時六代元音具在樂官如摯如干如襄如曠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為之釐次雅頌之所爾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古之詩學幾無好而存之者其後樂經失傳士大夫縱能談説其義然精知者事著絶少所謂聲氣之元通於神明根之性初者邈然何莫求之

朱載堉曰古樂絶傳率歸罪於秦火殆不然也古樂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斂人自惡之是以聽古樂惟恐臥聽俗樂不知倦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干也

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冑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為經樂之有經

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即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即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闕

漢書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

遠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葛洪曰竇公甯夫年幾二百

孔穎達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　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别録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賔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蓋十一篇今

雖合此畧有分焉餘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

王昭禹曰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熊朋来曰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

樂多有格言能記子夏子貢賓牟賈問答此必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又曰樂記本十一篇今禮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贅章末即其篇名矣依正義序次分為十一章一曰樂本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為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

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

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

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賓牟賈

自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

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

師乙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下多脫辭孔

疏依史記改正

吴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内之十一合為一篇蓋亦删取要畧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為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来

流傳文字而河間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河間獻王劉德樂元語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樂元語文云受命而六樂樂文云東尸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尸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尸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尸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

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黃氏裳樂記論

一篇

存

邵氏囦樂記解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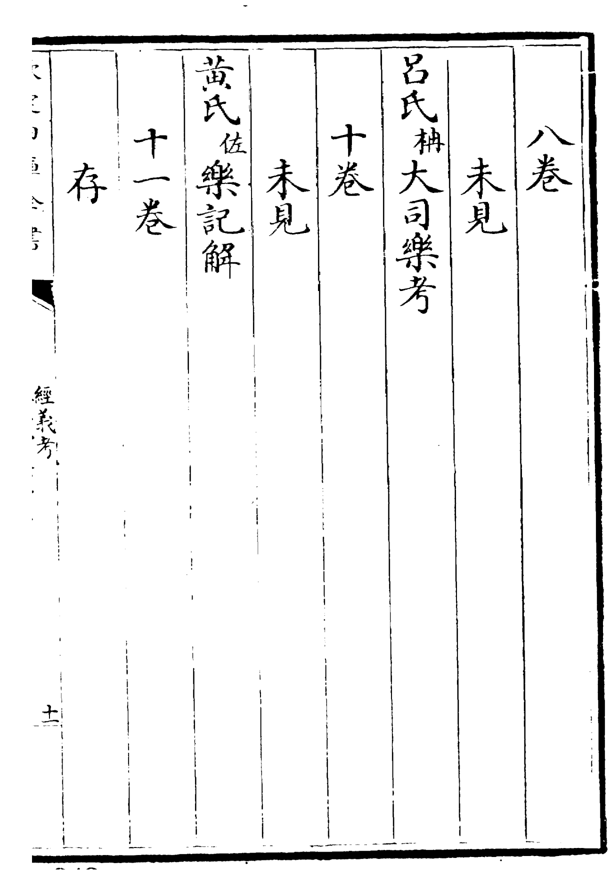
存

金氏履祥考定樂記

一卷
未見
柳貫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别録屬樂記盖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録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

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叚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乎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

劉氏濂樂經元義



八卷

未見

呂氏柟大司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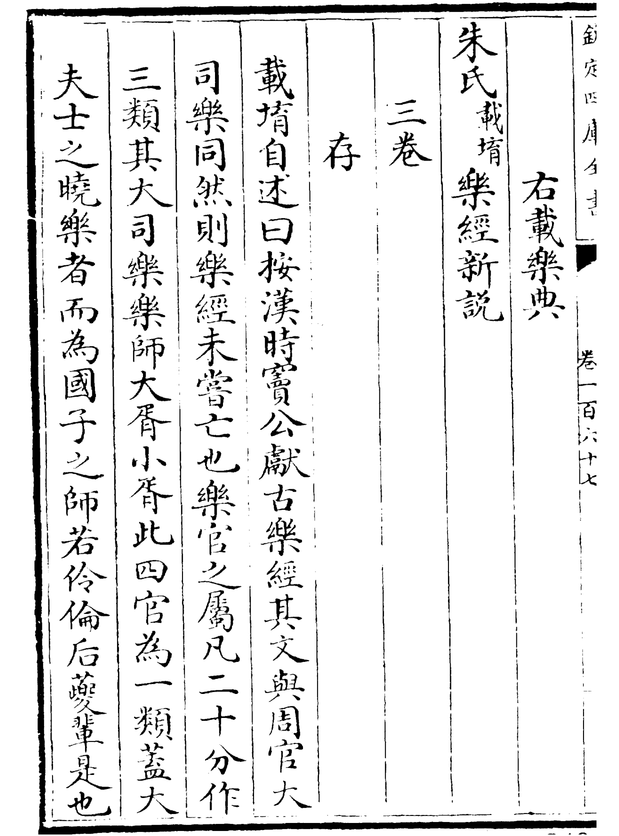
十卷

未見

黄氏佐樂記解

十一卷

存



右載樂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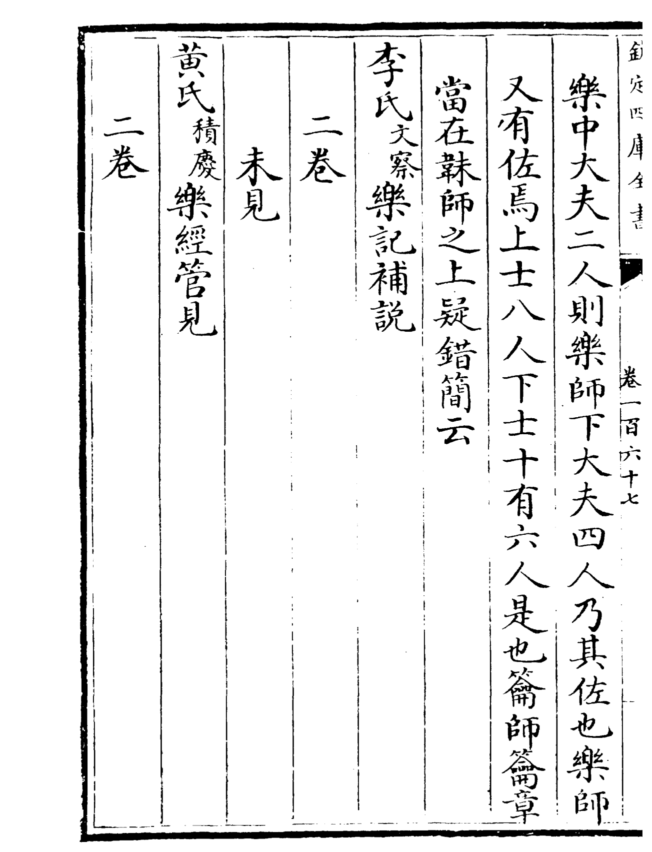
朱氏載堉樂經新說

三卷

存

載堉自述曰按漢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官之屬凡二十分作三類其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此四官為一類蓋大夫士之曉樂者而為國子之師若伶倫后夔輩是也

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即此官也樂師疑即樂正也大胥大學長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瞽矇眡瞭此四官為一類葢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冕輩是也典同以下則又皆有目者凡官皆受命於天子自下而上以受命次序多寡為尊卑周制一命謂之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為中大夫自下而上第五等也每官有正有副其長若干員其佐必倍之若大司



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也籥師籥章當在韎師之上疑錯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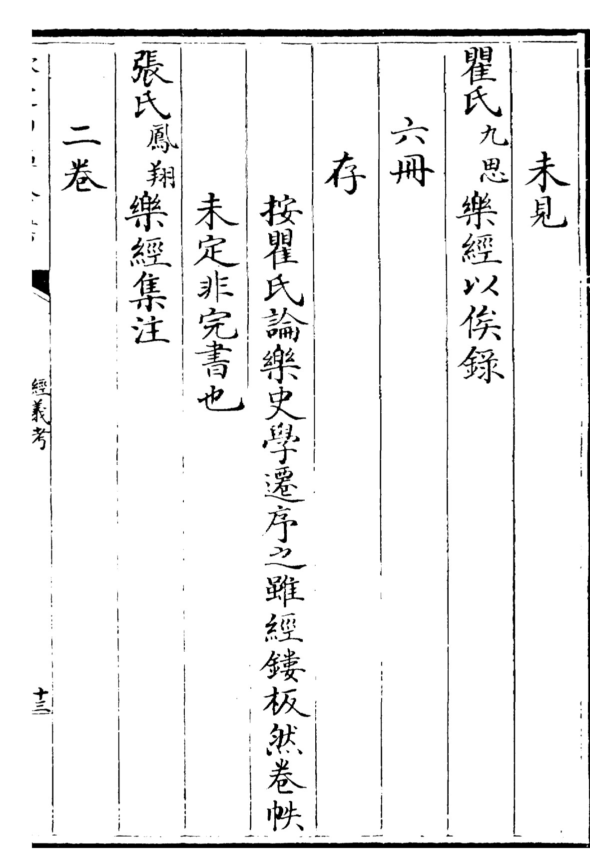
李氏文察樂記補說

二卷

未見

黄氏積慶樂經管見

二卷



未見

瞿氏九思樂經以俟錄

六冊

存

按瞿氏論樂史學遷序之雖經鏤板然卷帙未定非完書也

張氏鳳翔樂經集注

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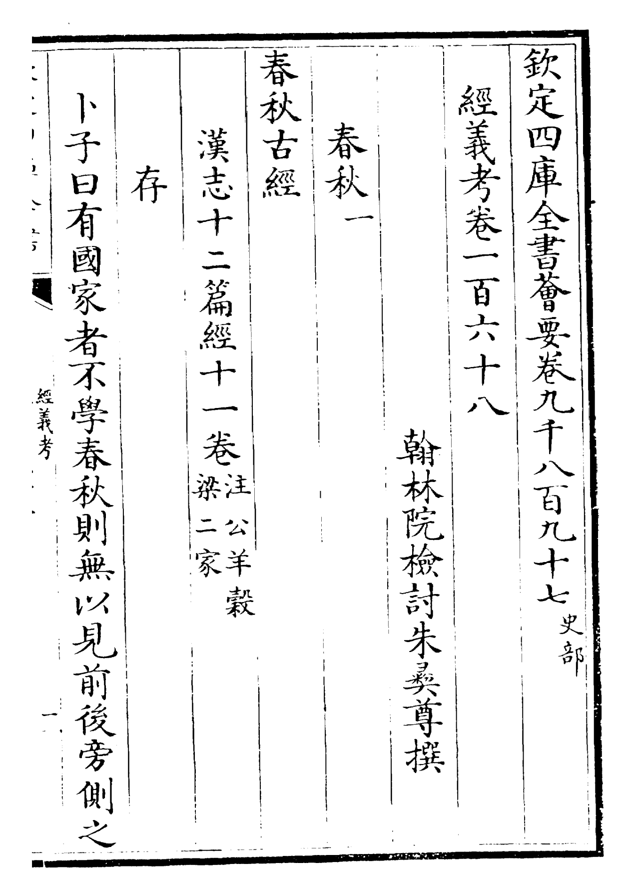
未見

鳳翔自序曰禮樂至周而大備周禮大司樂文則周公所手著也漢初魏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為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庸存於戴記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始賴以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於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表而出之俾專於樂者考焉

陸元輔曰堂邑張鳳翔輯述周禮大司樂以下諸官而為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篇附焉鳳翔中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薊松等處軍務加太子太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一

春秋古經

漢志十二篇經十一卷 注公羊穀梁二家

存

卜子曰有國家者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

危則不知國之大柄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女子女汝同不知其名曰以春秋為春秋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魏齊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

孔鮒曰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名焉

董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

事而不知其權　又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又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司馬遷曰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劉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又曰春秋紀國家存亡以察來世

閔因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

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揚雄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春秋演孔圖曰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曰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

春秋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

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又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孝經援神契曰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

孝經鈎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又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班固曰古者右史記事事為春秋

王充曰春秋之經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

又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素相之事也

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趙岐曰周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

阮籍孔子贊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

劉熈曰春秋者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温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

賀循曰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

郭象曰春秋順其戌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

葛洪曰仲尼春秋戌紫微降光

孫盛曰仲尼修春秋列三統為後王法

姜岌曰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以首事

盧欽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

顔延之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為上

任昉曰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隋書經籍志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

顔師古曰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錯互舉之包十二月而為名也

賈公彦曰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

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
行於世

徐彥曰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孔子未修之前已謂之
春秋矣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

李楠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
數也

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劉彝曰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為

經矣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為春秋一斷以禮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程伯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為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

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為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為一帙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

子卒之年故録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顔氏家訓曰春秋絶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顔氏以此為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已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

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

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丘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葢班固

之言未可深信耳

葉夢得曰莊子記孔子欲藏書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為春秋

鄭樵曰以春秋為襃貶者亂春秋者也

黄叔敖曰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胡安國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

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凖繩皆在此書

周乎曰聖人之經其所以為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為易書之為書詩之為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為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為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朱子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

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為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

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與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闈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葉適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之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

以戒勸其心此楚人之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所傳此魯之春秋也然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當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秋矣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曰事未形而誅心誅意所以懼也夫子身為匹夫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亂賊何以異乎然則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所謂天子之事

者夫子以敬王為心故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内抑外書書此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又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畒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丘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閲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

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圓丘之典不興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姬歸鄫書貢獻之禮失而春秋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

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呂大圭曰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世之盛也天理明人心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

辱為是非孔子之作春秋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來世而已葢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犁然當於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自世儒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

權而已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襃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襃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

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畀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擅天王

賞罰之權乃夫子推而予之則是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殷輅周冕虞韶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謬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

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

知之矣

馬端臨曰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為

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盖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闕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擅國政如季氏之

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郰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

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為天子之事者失之

袁桷曰以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

益失其旨矣

黄澤曰孔子删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惟春秋可以言作　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賛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不同也　又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

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又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

嘗不襃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說　又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

梁寅曰六經惟春秋以書事而寓王法往往多微旨非有所授受罕能灼知其意者

鄭公曉曰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説是也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氏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王守仁曰春秋其實皆魯史舊文也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煩也

陸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説皆通聖人筆削之旨

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

郝敬曰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

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摭拾遺文闕略未備可據纔半耳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説春秋者幾同射覆矣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律也先儒以為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已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毛奇齡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

其名而不記其事蓋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煩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丘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　又曰春秋始魯隱公竝無義例或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公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王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王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公不始而反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

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為王室亂邪則戎狄弑王當始孝公以為本國亂邪則伯御弑君當始懿公以為列國亂邪則晉人連弑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隱公何也至於公羊以隱公讓位為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戍父之惡為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蓋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爾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

則司馬遷謂孔子戹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摹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不足信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為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百國春秋

佚

墨翟曰吾見百國春秋　又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舍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

秋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
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
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
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
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
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
燕之春秋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甞從事
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

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
選失時豈汝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
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祩子舉揖
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逺者莫
不聞著在宋之春秋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
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
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
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血摋羊而漉其血讀王里

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而稾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

按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